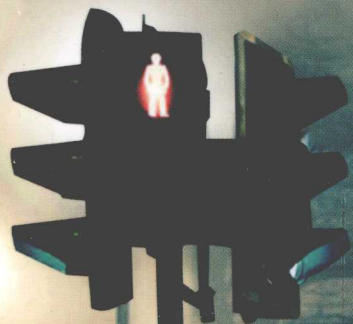


Long Journey Home

漫长的人生归途

探索人生的意义

[美] 葛尼斯 著 吴品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Long Journey Home

漫长的人生归途

探索人生的意义

[美] 葛尼斯 著 吴品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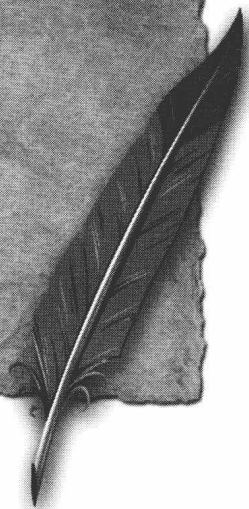
献给

至善、伟大的上帝

挚友C. J.,

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用文字去追寻那条溢于言表的道路



目 录

第一章	起来上路	1
第二章	在不知反省的时代过自我省察的生活	12

第一部 发问的时刻

第三章	不一样的世界	25
第四章	交换明天	37
第五章	感恩——但感谢谁?	50
第六章	呼天唤地	60

第二部 解答的时刻

第七章	有“为什么”吗?	73
第八章	涅槃不为自我	84
第九章	我行我素	96
第十章	十字架纪念的人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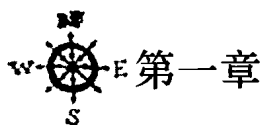


第三部 证明的时刻

第十一章	路障与现实	125
第十二章	生平传记是哲学	141
第十三章	完美契合	157
第十四章	最好的消息	170

第四部 献身的时刻

第十五章	不再是自己	191
第十六章	天堂猎犬	204
第十七章	真理或虚无	219
第十八章	生命企业家	233
致 谢	246



起来上路

“我发觉人生走到这里，好像还想多要些什么。”

我应邀到旧金山附近的一个会场，演讲有关现代人对意义的追寻。晚宴上，一位衣着优雅的男士问我。他开门见山，直捣核心，洪亮的嗓音在四围的低语声中显得格外突出。

“就像周围许多朋友一样，”他继续道，“我终于明白一件应该早点知道的事：拥有世上的一切并不足够。我费尽心机所得到的成功、所积攒的财富都是有限的。在商场上，从来没人教过我什么是人生更重要的事。”

晚宴上许多宾客都是城里的商界名流，以及南边硅谷的高科技人士。言谈间尽是 20 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种种功名成就。这个年代见证了人们如何创造出史上最可观的财富，而其中的大部分就集中在世界的这一角落。



我的演讲并没有提到“想多要些什么”。但在随后的私下交谈里，不下四个人——每个人都有很特别的故事——都用上了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渴望。因为这种感觉经常浮现出来，以至于他们努力获取或已经获取的，仍嫌不足。

我曾在世界各地有过多类似次的交谈，或在家里、或在课堂、或在咖啡馆、酒吧、飞机上、火车里。正如柴斯特顿（G. K. Chesterton^①）所写：“无须任何人的提醒，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令人费解的地方。人生的奥秘就存在于它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不管什么背景，包括你我，没有比渴望解开人生之谜更符合人性的事了。

人们常说完美的人生有三个必备条件，头两个是清楚的自我认同感和强烈的个人使命感，而它们都以第三个作为根据：深刻肯定的生命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许多人因为拥有太多的物质生活，却只有少得可怜的生活目的，而被迫寻求生命的意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理由，也都催逼着人们去寻找意义。

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开始这个过程，本书正是写给如你一样的人——渴望“想要再多些什么”，想解开人生之谜，出发奔向丰盛有意义的人生，并且希望拥有寻道者地图。

^① 柴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 - 1936）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其著作分三大类：时事评论、文学评论和宗教问题。

这就是你吗？

为了家，为了爱

摇滚歌手詹妮斯·乔普林（Janis Joplin）还是个小女孩时，有天晚上，被妈妈发现她在梦游，正走出家门。

“詹妮斯，你在做什么？”她大叫起来，女儿继续向前行。

没有回答。

“你要去哪？”她问道。

“我要回家，”詹妮斯边说边走，“我要回家。”

即使只是个小孩，乔普林似乎已经察觉到她父母的家，以及他们所居丑陋的炼油厂小镇，像个“广大的乌有之乡”（the great nowhere），永远不可能是她真正的家。

这种焦躁难安总是伴随着她，使她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被孤寂所吞没，事业的成功、朋友的慰藉都无法纾解。仿佛有股强大的力量，使她勇于扬弃传统，势如破竹地直窜摇滚乐顶峰，然而，即使到了事业的巅峰，她仍深感孑然一身。她浪迹各地，和数千名与她一样的人，在这个疏离的世界中，过着游牧般的生活。套句沃尔夫（Tom Wolfe^①）的话，他们是在美国“主流社会边缘游走的吉

① 沃尔夫（Tom Wolfe, 1900 - 1938）美国作家。





普赛人”（sailing like gypsies along the service center fringes）。

乔普林二十七岁时死于服用过量的海洛因，一位密友形容她是“60年代最有名的无家可归者”。

同样是在1970年，罗素（Bertrand Russell^①）也过世了。这位乍看之下迥异于乔普林的人物，是“英国的伏尔泰”、剑桥的学者，生于贵族家庭且拥有各种恩宠，更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活满九十八岁，远远多于乔普林的二十七岁，以他尖尖的鹰钩鼻、高贵的侧面像，和钻石般锐利的机智闻名于世。世上似乎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样理性，在理智的敲凿下依旧冷静的人。

他曾经写道：“我喜欢数学，因为它没有人性，与这个星球、与整个偶然的宇宙没有任何瓜葛——因为，就像斯宾诺莎的神，它不会回爱我们。”罗素的分析能力锐不可当，一个朋友称他为“大审判日”（The Day of Judgment）。罗素写给另一个朋友说：“我感到自己粗鄙无情，远离人生美好的一切——像部逻辑机器，保证摧毁任何不坚实的观念。”

这就是他的一生了吗？绝非如此。三岁时，父母双

^①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一生完成四十余部著作，涉及哲学、数学、科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历史、宗教及政治多方面。首要建树在数学和逻辑，对西方哲学产生深刻影响。

亡，他变成孤儿；十六岁时，采信无神论，他变成哲学上的孤儿。罗素绝对不是部逻辑机器，他是不折不扣地渴望家、想爱、想拥有自己儿女的人。他的生命分崩离析——在父母与祖父母间割裂，在无神论与神秘主义间割裂，在四个妻子与无数情妇间割裂，在学术生活与公开行为间割裂，在这一切之上，是他冷静的分析理性与狂野的热情心灵之间的割裂。

有个情妇这样写道：“他的身体和心灵似乎是分裂的，地狱的烈火在他眼中燃烧。”抑或像罗素写给他最愛的情妇莫瑞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的：“一切的根源是孤寂。我感到肉体的孤寂，是尽管其他人多少都可以帮忙纾解，但只有妻子和儿女才可以完全满足的。此外，我内心感到一种更可怕的属灵孤寂……我梦想能找到一位可以在身上下深相契合的密友，如果有幸找到，我一定比现在好多了。”

密友、爱情、家庭，追寻生命的目的和满足，尽管名称各异，乔普林和罗素已为我们——一点出人类最深切的渴盼，就是在一生的旅程中找到意义和归属。

你感受到这种渴望了吗？

人生是趟旅程

回溯远古，有人类就有故事。从篝火旁的呢喃低语，





到宏大大廊柱间的吟游唱颂，乃至好莱坞梦幻工厂制造出来的胶卷神话，没有什么比故事和说故事更人性化了，也没有什么比那些与共通的人性产生共鸣的故事更感人的了。而所有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生像一趟旅程。

“在人生旅途中，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黑暗的森林里。”但丁著名的形而上冒险故事《神曲》（*Divine Comedy*）这样开场。人生是趟旅程——从希伯来作品出埃及记到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珂德》（*Don Quixote*），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海塞（Hermann Hesse）的《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例证繁多，不胜枚举，而这还只是西方的部分。这幅图画世代皆然：生命是旅程、航行、探索、过客、个人的冒险，我们总是在起点和终点间的某处。

词典上把“奥德赛”定义为一趟漫长、充满各种可能的冒险旅程。当然该词源自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正好巧妙地暗示人生所经历的高低、起伏、进退、曲折。普鲁塔克（Plutarch）继柏拉图之后说：“人生是一段放逐和流浪。”

“在人生的中途。”但丁这么写道。那时他三十五岁，刚好是圣经所谓的“三个二十加十”的一半。如果我们一生的年日^①就是那么长——顶多再加减个几年——在某个时刻我们总会问到，生命究竟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通常我们会在年富力强、充满理想主义的情怀下发出这些问题，然后我们耸耸肩，用许多忙碌重要的事把它们挤到一边，直到它们逐渐噤声，在死亡丧钟的敲鸣下，悄然无语。那时的我们皱纹加深，满头白发，呼吸短促，腰围渐宽，然后开口闭口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时，我……”。

当然，战争、疾病、意外、天灾，也可能会在我们年少时临到，但大多数时候并不如此。我们许多人在十几二十岁时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当日子在三十几四十岁间飞逝，我们也不会视人生为旅程，一心只想到自己的事业前途；即便到了五十岁，我们仍然听不见这湍湍的急流声。

这样的自负部分由于身处现代社会，我们以为自己能以科学的力量留住时间，然而时间和死亡总不肯罢手。对某些人来说，生命的终点在他们不及思考前突然临到；对另一些人而言，对真相的惊觉是及时的提醒。传奇的汽车制造商艾科卡（Lee Iacocca）在其自传中写着：“当人生来到薄暮之年，我仍然好奇生命是怎么回事……我可以告

① 取自圣经诗篇九十篇 10 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原文。





诉你，名声、财富都无足挂齿。”

让短暂的停留充满意义

旅行和迁移在 20 和 21 世纪变成越来越重大的主题，旅游便捷使得当今的世界无疑是个移动的世界。过去马不停蹄的朝圣客、探险家、征服者和殖民者，与今日不曾歇脚的新游牧民族比较相形见绌。这些当代游牧民族包括了移民和流亡人士、商人和观光客。因着某些理由，越来越多人被拔根，感到无以为家。但是旅行的最深沉意义仍然是亘古不变的——旅行是人生最好的隐喻。

“人生是什么？”桑达雅纳（George Santayana^①）问道，“难道只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移动和旅行吗？”

1932 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的信念》（*My Credo*）。他说：“我们在世上的处境似乎很奇怪。我们都不是自愿来的，也未受邀作短暂的停留，更不知道为何而来，要去哪儿。”

对新闻记者穆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②）来讲，这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主题。“我对世界的最初记忆——

① 桑达雅纳（George Santayana, 1863 - 1952）20 世纪著名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和学者，是一怀疑论者和人文主义者。

② 穆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英国广播公司的知名记者，是首位将特蕾莎修女介绍给西方世界的人。

但愿也是最后的一——就是我乃异地的客旅。这种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的感觉，贯穿了我的一生，既是我们人类（homo sapiens）的荣耀，也是我们的悲哀。”

女星杰西卡·兰格（Jessica Lange）也有同样的感受，她说：“我回想孩提时代，常感觉到一股挥之不去，却也得不到满足的渴望。即使现在，我也偶尔经历到这种无可逃脱的孤独和寂寞……哦神啊！我清楚那种感觉。有个夏夜，我坐在前门台阶上，听到远处割草机低吟，以及纱门砰然关上的声音，我感到一阵心痛。”

几年前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再次意识到生命仿如一趟旅程。当时因怀疑脑里长了瘤子，我住进北维吉尼亚一家医院准备接受头部扫描。有位护士轻快地走过来，问道：“抱歉打扰，请问你有幽闭恐惧症吗？”

“没有。”我答道。

“很好，”她说，“有些人不能做这种扫描。我们戏称它‘机器棺材’。”

“谢谢。”我轻松地回答。

五分钟后，她的话盘踞我心。在整个扫描过程和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毫无准备地经历了一趟个人回顾。像个溺水的人眼前闪现出他的一生，我就躺在“棺材”里，过往的年日历历历在目。

二战时我在中国出生，成长于遍野饥馑、瘟疫流行的年代。当时的瘟疫夺走了千百万条鲜活的生命，包括我的两个兄弟。我也目睹了惨烈的十年浩劫。此后我住过三个





大洲，无数个大城，迁移与失根成为我人生的基调。躺在机器棺材里，历历往事比黑白纪录片还要真实，仿佛就在眼前，听得到声音，闻得到气味，我为那些未曾实现的希望、梦想和恐惧的事感到战兢。

就在那段特别的生命回顾里，我再次想起二十来岁时，第一次对于生命之旅的短暂与荣耀所生发的惊奇。就如丘吉尔晚年时所说：“这是趟伟大的旅程，值得走一遭。”我也鲜活地感受到从年轻时就踏上的行程的意义。我也想到许多认识的人，正在寻求他们生命之旅的意义。

这些经历是本书灵感的来源。本书特别为那些在乎生命，并对人生保持开放态度的人而作，这是一张追寻生命意义的寻道者地图。它标示着数世纪以来无数认真的寻道者所走过的足迹，并且告诉活在今日的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找到生命的意义。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主张作一些选择，也挑战读者选取特定的道路，不要空泛且不着边际地四处张望。这里的道路、选择和思想都将被生动且开诚布公地阐明。我邀请你“进来，看看”。我假设读者没有特定的信仰，却认为人生是趟旅程，我们应该认真面对，并且下定决心，寻求其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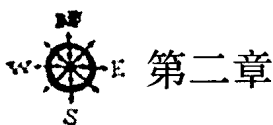


你意识到生命是趟旅程吗？抑或在流年岁月中得过且过？还是说你像那些汲汲营营于俗务，

却不理会时间流逝的人们？你是否开始要关心、思想、并寻求？

整束你的意志和心灵，来，加入寻道者的迢迢返乡路吧！





在不知反省的时代 过自我省察的生活

几年前，我有机会在伦敦附近一个会场演讲，同时还有一位讲员，是知名经济学者舒马赫（E. F. Schumacher），他也是《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一书的作者。他的演讲以参观圣彼得堡的一次经历作为开始，当时仍是苏联时期，圣彼得堡被称做列宁格勒。

尽管有一纸地图在手，他也辛苦地对照，舒马赫发现自己还是迷路了。地图上所标明的和眼前所见的大相径庭——明明有几座高大、金黄圆顶的东正教教堂矗立，地图上却没有，尽管他很肯定地图上所标的正是自己所在的街道位置。

“哦，”一位导游说，“我们的地图不把教堂标出来。”